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朱晦菴先生

與劉平甫書云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嘿坐澄心
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又
又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又云大率
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
處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耳

承諭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病可於
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處理

會久之知覺卽漸漸可就道理矣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物事以求靜旣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

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個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裡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

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
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是截從一處做去
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
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須
是臨事接物長如坐底時方好

靜中動是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
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
已所謂靜者固非枯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
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
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
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但要無邪思耳問某尋常
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
心稍不存則裡面固是昏禩而發於事亦鶻突所
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裡未消說敬與不

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把來夾襍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湏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裡底虛靜終身黑窅窅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

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個要靜底意思便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湏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是難說靜坐便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既要靜坐則不可理會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湏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只是打疊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愈明靜矣

問人之思慮有正有邪若是大段邪僻之思都容易制惟是許多無端頭面不緊要的思想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的則莫要思量便從覺下做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想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不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于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白

豆多黑豆少到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的工夫則去那般不正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禁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致

誠去做職業却不耐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裡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也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耳所謂致中

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日之氣與克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耐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恠只是私意剥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耳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愿上這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掇他去

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自在中而已纔有此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個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的工夫深則博文的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或問先生人事之煩先生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方起厭心便不得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裡且要濶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

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閉門獨坐
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
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
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
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
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
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
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
經國制度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
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
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
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
道理便在面上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
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
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個此子捉
定在這裡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
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賢教人
要博約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一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個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通得萃百物然後觀化

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見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兄弟夫婦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裡面又煞多事多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

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人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個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個也湏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了得天下事硬就一個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湏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簞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

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事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鄭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熹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個一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

學者須是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的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神不然便散緩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

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鷄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裡鷄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明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襍處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

大段精切

聖賢言語當初未嘗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是敬直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個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人性

言傳言要 卷之四
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知得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裡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裡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裡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付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個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裡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耳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賢

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只是個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先生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了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

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禿而所以病夫敬者益深矣當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却似箇畏字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個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耳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莊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効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

敬卽是此心之自做主宰處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着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湏事事理會過來也要知個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单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湏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

如何會熟

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續密者蓋緣天理流行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下湊得着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湏是密然亦湏是那疎處歛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續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

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湏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個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

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欵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于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珮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旣無此不知何如而爲無暴先生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今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以主却在心熹嘗謂只有程先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

家解註惟此說爲當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又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于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裡上用工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

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是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裡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住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趨

言傳言要 卷之四 七十九
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
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
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
字又理會義理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
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
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
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
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襍如何窮得理一

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
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好若肯去窮理
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
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
如稊稗也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
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
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
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

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念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其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

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做工夫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湏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

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潜反覆庶於聖賢之教漸有嘿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

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缺這一件道理要他底須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

敬便是一關鍵底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不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

處然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是夢誠
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是惡過此二關
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
有些工夫只爲天下濶須着如此點檢

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
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
其用徒博則反苦於襍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
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
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

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學者
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學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
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
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
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鶩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
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
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楷磨呼喚得歸
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
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

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嘆驟進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減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

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語進矣

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箇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覆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

讀書最要義理須是曾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春秋出

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

閉了戶關了門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
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濶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着工夫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則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言語

言傳語要 卷之四
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
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
來時且須耐心等將來自來時候他未來其心
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却是以意
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
中來終無進益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
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

人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謂皆
中惰怠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
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
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
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是有合辨處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
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
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言語之
少也乃在中與不中耳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

言傳語要
卷之四
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煨煞然後漸漸熉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熉火養讀書初勤敏着力仔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覆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

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是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

則不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
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
反覆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

問力行何如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
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
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
恁地行

廖晉卿請問所讀書先生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
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

先生一日問剛中平時讀何書剛中說看語孟荀楊
莊老王通諸書先生云須看語孟荀楊乃誤人
之書莊老乃壞人之書

先生脩書語人曰熹便是被這事苦因思若不如此
心便不是自強不息了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荅曰在世間吃了飯後全不
做得些子事無道理

春秋本是明理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霸業優劣
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且如今人做義只做得齊

威晉文優劣論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儘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

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恠今世之學者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乎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

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妙說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

不精也毫厘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

達

世事無緊要的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不消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生死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尺直尋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面牆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

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才人文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克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個了或曰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

言傳詩要 卷之四
便殺夫與君也敢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

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咏自然臨事有別

處事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固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是偽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

不與

同姓同車

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事有

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于其身為不善者不入此大者立也

耻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哉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錯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

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須論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真見這個道理何富貴之足羨而貧賤之足憂耶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溝壑爲念則道理重而計較

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所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于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囁呶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四

詩傳詩要

卷之四

九十四

詩

